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五十回 扶餘國二次借兵 朱皮仙播弄神通

詩曰：蘇文幾次上仙山，再煉飛刀又設壇。
怎奈唐王洪福大，機謀枉用也徒然。

莊王道：「你有何法破他？」蓋蘇文道：「大唐將士雖多，臣皆不懼怕，但所懼大唐者，薛蠻子利害非常。臣如今再上仙山，請我師父前來，擒了薛仁貴，那怕大唐將士利害，城即可破矣。」莊王大喜，說：「事不宜遲，快些前去。」蓋蘇文辭駕出營，上雕鞍，獨往仙山，我且慢表。

單講唐朝人馬，退進城中，四門緊閉，把三軍屯紮內教場，點清隊伍，損傷二萬有餘，偏將共折四十五員。遂同眾爵主、總兵們等，上銀鑾殿俯伏塵埃，奏說退番兵大踰營頭之事。朝廷大喜，說：「皆王兄們之大功勞，賜卿等各回營卸甲，冠帶上朝。」眾將口稱領旨，回營換其朝服，重上銀鑾殿。

朝廷不見了程咬金，心內一驚，忙問：「薛王兄，可是程王兄到摩天嶺討救，興兵來的呢？還是薛王兄已班師回城，退殺番兵的？」仁貴說：「陛下，若非程老千歲到來，臣焉能得知？還要耽擱在摩天嶺。」朝廷說：「既然如此，為什麼程王兄不見到來？」仁貴就把兌選烏金，看守摩天嶺此事，細細奏明。

唐王大悅，降旨一道，命尉遲王兄往摩天嶺解烏金來繳旨。敬德口稱：「領旨。」上馬提槍，帶領家將八員，出了東城，望摩天嶺去了。一到次日清晨，尉遲恭、程咬金同解十車金子，到殿繳旨。天子降旨，把烏金入庫，又命光祿寺，銀鑾殿上大排筵宴，賜王兄、御弟、眾卿們飲安樂逍遙酒賀功。諸將飲至日落西山，眾大臣謝酒畢，扯開筵席，黃昏議論平復東遼之事。仁貴滿口應承，說：「陛下，此一番若遇番兵交戰，必然一陣成功，使他心情願服歸降。」朝廷大悅，叫聲：「薛王兄，你的英雄世上無雙，但寡人受蓋蘇文屢次削辱，恨如切齒，若得王兄割他頭顱，獻於寡人，以雪深恨，功非小矣。」

仁貴奏道：「若講別將，臣不敢領旨，若說蓋蘇文，這有何難？取他首級如在反掌。包取他頭顱，以泄陛下仇恨便了。」天子說：「前仇得泄，皆賴王兄之為。」君臣講到三更時候，方各回營安歇，一宵安睡。到明日，薛仁貴升帳，調撥副將四員，帶兵五千，看守摩天嶺山寨已畢，逍遙無事，安享在城，半月有餘。

單講番邦蓋元帥三上仙山，請了木角大仙，又往扶餘國借兵二十萬，有國主張大王，叫聲：「蓋元帥，那大唐朝薛仁貴，有多大本事，你屢屢損兵折將，把孤一國雄兵，盡皆調空。今日大仙親自下山，扶助東遼社稷，諒仁貴必擒。待孤親領精壯人馬，同元帥前去，殺退唐兵。」蘇文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只我邦該復興矣。」這番張仲堅點起雄兵，三聲炮發，一路上旗幟招轉，號帶飄揚。到了東遼國，相近御營，高建莊王早以聞報，遠遠相迎。道：「孤家狹守敝地，並無匡扶鄰國之心，敢勞王兄御駕，親臨敝邑，赴我邦難。挽覆之恩，使孤心不安，何以報此大德。」張仲堅連忙下馬，挽定莊王之手，笑曰：「王兄是首國之君，孤雖有小小敝地，猶是股肱之臣，今天邦有兵侵犯，孤理當左右待勞，未見一線之功，何德之有。」二人談笑，進御營施禮，分賓坐定。當駕官獻茶畢，莊王道：「王兄，大唐薛仁貴驍勇，我邦元帥蓋王兄大隊雄兵損折，實為惶恐之至。」仲堅答道：「王兄，勝敗乃兵家常事，打仗交鋒，自然有損兵折將之功。蓋元帥雖不能取勝，也未必常敗；薛仁貴屢屢稱威，也未必連勝。今王兄洪福，現有仙人下山，扶助社稷，薛蠻子即日可擒，王兄所失關寨，自然原端復轉，有甚煩難。」說話之間，元帥同木角大仙進入御營，說：「狼主千歲在上，貧道稽首了。」莊王一見，心中歡悅：「大仙平身！孤家苦守越虎城，小小敝邑，誰道天朝起大隊人馬來前征剿，邊關人馬十去其九，事在危急，幸得大仙親自下山救護，孤家深感厚恩不盡。」木角大仙開言道：「貧道已入仙界，不入紅塵，奈我徒弟二次上山，煉就飛刀，尺被薛仁貴破掉，未知他什麼弓箭射落飛刀，因此見進，憤憤不平。今又算狼主天下旺氣未絕，仁貴只命該如此，所以貧道動了殺戒，下入紅塵，傷了薛蠻子，大事定矣。」莊王大喜，御營設宴款待大仙。

次日清晨，元帥進營問：「大仙，今日興兵前去，還是困城，還是怎樣？」

大仙道：「此去不用困城，竟與他交戰。貧道只擒了薛仁貴，回山去也。」

那番元帥點起大隊，同了師父，竟望越虎。不及半天，早到東門下，離城數里，遠紮下營頭。日已過午，不及開兵，當夜在營備酒待師。席上言談，飲到半酣，方回營安歇。次日清晨，擺隊伍出營。大仙上馬端劍，後隨二十名鉤鎌槍，一派繡綠旗幟，一字排開，飄飄蕩蕩，攢箭手射住陣腳，鼓哨如雷。

蓋蘇文坐馬端兵，在營掠陣。木角大仙催開坐騎，相近河邊，高聲大叫：「城上的，快報與那薛蠻子得知，叫他速速出城與貧道打話。」城上軍士見了，連忙報入帥府來道：「啟上元帥，番邦又領了大隊人馬，紮營在東城。今有一位道人，在那裡討戰，口口聲聲，要請元帥打話。」那薛仁貴立起身來，頂盔貫甲，通身結束，上下拴扣，底下總兵們齊皆收束停當，候元帥提戟，同上東城，望下一看，但見這道人怎生模樣：頭上青絲挽就螺螄髻，面如淡紫色，長臉狹腮，黑濃眉，赤豆眼，鼻直口方，兩耳衝尖，海下無須。身穿一件金線綠邊水綠道袍，腳踏一雙雲游棕鞋。坐馬仗劍，揚威耀武。

仁貴左首周青叫道：「元帥，我看這道人身軀軟弱，有何能處，待兄弟出城去取了他性命罷。」仁貴道：「兄弟休得胡亂，不可藐視他們，從來僧道不是好惹的。這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本帥看這道人雖然身軀軟弱，諒有邪術傷人，故敢前來聲聲討戰與我，待本帥親自出馬，會他一會。兄弟們隨我到城外，掠陣助戰。」眾弟兄一聲答應：「是。」元帥吩咐發炮開城，吊橋墮下，二十四對白綾旗左右分開，鼓聲哨動。姜興霸擐旗，李慶先擂鼓，周青坐馬端雙鑼，在吊橋觀望。仁貴一馬衝上前來，大喝：「妖道，請本帥有何話打？」那大仙抬頭看時，果然好威武也。但只見薛仁貴怎生模樣：頭上白綾包巾金抹額，二龍搶境無情鐵。身穿一件白綾蟒袍，條條絲縷蠶吐出；外罩鎖子銀環甲，攀胸拴口鴛鴦紐。左首懸弓右插箭，三尺銀鞭常見血。催開坐下賽風駒，手仗畫戟驚人魄。

木角大仙笑道：「來者可就是薛仁貴麼？」仁貴道：「然也！既問本帥大名，你是何方妖道，今請本帥出城，待要怎樣？」木角大仙怒道：「呔！誰是妖道，我乃朱皮山木角大仙是也。已入仙界，不落紅塵。因我徒弟蓋蘇文屢煉飛刀，被你將何妖術破掉，故而貧道動了殺戒，下落紅塵，特來會你。可知貧道本事利害，見我還不下馬歸降？投順狼主，共擒唐王，饒汝性命。若有半句支吾，貧道一劍砍為兩段。」仁貴哈哈大笑道：「汝不過一妖道，擅敢亂言，藐視本帥。你既說已入仙班，能知天文地理，難道不曉本帥驍勇，何苦落此紅塵中，管國家閒事。我勸你好好回山，免其大患。若執意要與本帥比論，可惜你數載修煉，一旦傷我鼓下，悔之晚矣。」木角大仙叫聲：「放馬過來，吃貧道一劍。」望仁貴頭上揮將下來。薛仁貴把戟鉤在一邊，二人相戰十餘合，怎殺過薛仁貴的手段。道人事本平常，劍法鬆了兩劍，馬退後數步。仁貴那裡知道，只把手中戟逼下來。那曉這道人把劍按開了戟，口中一噴吐出杯口粗細一粒紅珠，望仁貴劈面門打來，光華射目。元帥眼前昏亂，看不明白，把頭低得一低，正打中在額角包中的無情鐵上。此鐵乃是二龍搶境這一面小小鏡子，不想這珠打得重了，連鏡子嵌入皮肉內，有六七分深，鮮血直冒，染紅銀甲。喊聲：「痛殺我也！」馬上一搖，撲通一聲，翻落塵埃。

大仙把口一張，紅珠原收嘴內。仗劍縱馬，要傷仁貴。不防吊橋邊周青見了，魂不附體。大叫：「妖道！休傷我元帥。」飛馬舞鑼，迎住道人廝殺。薛賢徒趕上前來，救回元帥，一竟入城。來至帥府，安寢在床，連忙把藥敷好，鬆了包巾，那曉仁貴昏迷不醒，只有一線之氣在胸中。薛賢徒著忙，急到銀鑾殿奏說此事。朝廷大驚，就命茂功前來看視。只見仁貴閉眼合口，面無血色，額上傷痕四圍發紫。徐勣問道：「此傷必受妖道口中精華打中，毒氣追心，無藥可救。不知陣上還有何人開兵，斷斷不可，若受此傷，一定多凶少吉，只可高挑免戰牌，保護城池再作道理。你須服事，三天內有救星下臨。」

眾將應道：「是。」徐勣後上銀鑾殿，細奏仁貴受傷，命在須臾。天子聞言，心內牽掛。

單講薛賢徒聽了軍師之言，忙到東城，把金鑼敲動，外面周青與道人戰不上八九合，只聽城上鳴鑼，就鬆下雙鑼，叫聲：「妖道，欲打你為齋粉，奈城上鳴鑼收兵，造化了你，明日出來結果汝的性命。」帶轉馬，望城中去了。吊橋高扯，緊閉城門，薛賢徒吩咐高挑免戰牌。木角仙見了，哈哈大笑，回進帥營。蓋蘇文接到裡面坐定，說：「師父，今日開兵辛苦了。」吩咐擺酒上來。大仙道：「你屢次失利，稱贊仁貴之能。起大兵數萬，未聞一陣得利。今我一人下山，沒有半日交戰，就送了薛仁貴性命，又敗唐將一員，殺得他免戰高挑，閉城不出。」蘇文道：「薛仁貴方才被師父打落馬去，明明唐將救回，未傷性命，怎說已送他殘生起來？」大仙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我口中這一顆紅珠，打去不中就罷，若已中在他身上，憑他有什麼神仙妙藥，也到不得第四天。」蓋元帥聽言大喜說：「師父，此珠這等利害，萬望師父再在此，與徒弟把唐將傷幾員，就好滅大唐，興東遼，取中原天下矣。」大仙道：「我一番下山，眷戀紅塵，開了殺戒，也非獨傷仁貴而來。原有心輔佐狼主，剿滅唐兵，奪取中原花花世界，錦繡江山，做了中華天子，然後上山了。」蓋秀文不勝歡喜，營中擺酒款待。

一到次日天明，大仙出營，在城下厲聲喝叫，大罵討戰，唐將只是不理。

猖獗回營，下馬走進帥營，蘇文開言道：「師父，今唐將閉城不戰，何日得破此城？延挨時日，如之奈何。」大仙道：「不妨，今看城上免戰高挑，一定唐將十分懼怯，待等三天後，絕了仁貴性命，然後四門架火炮攻城，怕他們君臣插翅騰空，飛回中原去了不成。」蘇文道：「師父主見甚高。」就依其言，日日營中飲酒，不表。

不想光陰迅速，停兵到了第三天，驚動香山老祖門人李靖，正坐蒲團，忽然心血來潮，遂掐指一算，明知白虎星官有難，即駕起風雲，來到越虎城，按落仁貴帥府前，周青在外邊，見空中落下一道人，到吃了一驚。大喝：「妖道何來？快些拿下！」李靖道：「周青，休得莽撞！我乃香山老祖門人李靖是也。今是薛仁貴有難，特來救他，快報進去。」周青聽了李靖二字，倒身下拜，說：「原來是恩仙，小將不知，多多有罪。元帥臥床不起，昏迷不醒人事，請恩仙同進去看視。」李靖隨了周青，來至後堂，走近床前，揭開帳子，李靖看了額上傷痕，就知是朱皮山這妖道作怪。忙取葫蘆中仙水，搽藥傷所；又取一粒丸藥，將湯灌於口中，登時落腹。肚中響了三聲，仁貴悠悠醒轉，說：「嘎唷，好昏悶人也。」兩眼睜開，身上覺得爽快，忽然坐起床上。周青、薛賢徒歡喜不過，叫聲：「元帥，李恩師在此救你。」仁貴見李靖坐在旁首，即下床整頓衣冠，拜伏在地，說：「蒙恩師大人屢救薛禮性命，無恩可報。」吩咐擺素齋款待。李靖說：「不必設齋，貧道已不食煙火，今有朱皮山妖道在此橫行，阻逆天心，故此下山收服妖畜，除其大患，好待你剿平東遼，奏凱班師。」薛仁貴大喜，連忙傳令，擺隊出城，與這妖道開兵。

各營總兵全身打扮，薛元帥披掛完備，隨李靖來至東城，炮聲一起，城門開處，吊橋墜下，衝出一彪人馬，攢箭手射住陣腳，薛賢徒摹旗，周青掠陣，戰鼓吶動。薛仁貴坐馬端戟，在吊橋觀望。只見李靖手中不端寸鐵，惟有拂塵一個，飄飄然步行至番營，喝道：「營下的，快報與朱皮山潑道得知，叫他早早出營會我。」營前小番看見，連忙報進營來道：「啟元帥，唐邦也有一個道人，在外面請大仙打話。」蓋蘇文聽報，便問道：「師父，他們不知往那處也請了道人來，諒必法術高強，所以擅敢前來討戰。」師父木角大仙道：「不妨，諒這班蠢俗莽夫，怎到得名山聖界，訪請高人。不過荒山廟宇，請其邪法妖道，投入羅網，自送殘生。快擺隊伍出營，取他性命。」蓋蘇文傳令，擺一支人馬，旗門開處，大仙上馬提劍，營前搖旗擂鼓，衝將上來。

李靖喝住道：「來者朱皮山龜靈洞道友，少催坐騎，可認得貧道麼？」那木角大仙聽叫「龜靈洞」三字，不覺驚得渾身冷汗，心下暗想：「『龜靈』二字，原是暗名。憑他相交道友，得愛徒弟，從不知我『龜靈』暗號，那曉這個道人，竟猜破我名，諒他定是道術精高。」遂問曰：「道友何處名山，那方洞府，今至紅塵，亂入陣中，有何高見，敢來會我貧道？」李靖笑曰：「我乃香山老祖門人李靖便是。那高建莊王不過外邦小國之主，蓋蘇文雖有本事，只好鎮壓番國海島之君，扶興社稷，該依理順行，年年進貢中國，歲歲朝拜君王，保護邊關才是。如今他橫行無忌，倚仗道友九口飛刀，傷害上邦名將，眼底無人，藐視中國，以逆天理，反打戰書，將聖天子十分羞辱。故而大唐起雄兵來征剿，理上應該。蓋蘇文屢傷大唐開國國老，及將官數十多員，得罪天子，在鳳凰山下，上蒼已判走，不久死於薛仁貴之手，順了天心。今朝又得一位道友精華珠打傷仁貴，幸虧貧道早知，救了他性命，不然一旦歸陰，誰除蘇文大患？此罪卻歸道友，只怕難上仙山，修其正果了。為此特請你出來，有言相告：你雖是朱皮山學修截教，也有數千年功德，不入紅塵，以成正果。然而上天爻象，該當知道，為何一時昏亂道心，助惡違逆天道，其罪難逃。故我貧道勸你好好去紅塵，回仙山，可免災殃。若有半聲不肯，獻你原形，悔之晚矣。」木角大仙聽李靖一番言語，口雖不信，心中著忙。但被他羞辱不好意思，便大喝：「李靖，你仗香山老祖之勢，欺負貧道無能，我是截教，法力不弱於你，今既落紅塵，開了殺戒，諒也無妨。但你既是正教，怎的也入紅塵，管國家閒事？貧道今已下山，不擒唐王，誓不歸山。你休持：香山門下神通廣，惹我朱皮道力仙。」